

女性的智慧与精神

——勃朗特姐妹的女性书写

李 佳◎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女性的智慧与精神

——勃朗特姐妹的女性书写

李 佳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女性的智慧与精神 : 勃朗特姐妹的女性书写 / 李佳
著. — 长春 :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5692-0009-6

I. ①女… II. ①李… III. ①勃朗特(Bronte,
Anne 1820-1849)—文学欣赏②勃朗特(Bronte,
Charlotte 1816-1855)—文学欣赏③勃朗特(Bronte,
Emily 1818-1848)—文学欣赏 IV. ①I561.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53707号

书 名: 女性的智慧与精神——勃朗特姐妹的女性书写
NÜXING DE ZHIHUI YU JINGSHEN——BOLANGTE JIEMEI DE NÜXING SHUXIE

作 者: 李 佳 著
策划编辑: 朱 进
责任编辑: 朱 进
责任校对: 朱 进 郝 岩
装帧设计: 美印图文
出版发行: 吉林大学出版社
社 址: 长春市朝阳区明德路501号
邮政编码: 130021
发行电话: 0431-89580028/29/21
网 址: <http://www.jlup.com.cn>
电子邮箱: jdcbs@jlu.edu.cn
印 刷: 北京市金星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1.25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17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6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5692-0009-6
定 价: 39.4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19世纪女作家群的兴起	1
第二节 女性小说的辉煌	2
第三节 女作家的艺术追求	6
第四节 意识的萌芽	7
第二章 勃朗特姐妹创作背景	11
第一节 政治背景	11
一、君主制和道德	11
二、殖民地和传教士	13
三、从拿破仑到巴马斯顿	15
四、路德分子与报纸	17
第二节 教堂和神职人员	20
一、“赞助人的工作”	20
二、非国教者和福音主义者	21
三、牛津运动	22
第三节 教育、医药和公共卫生	22
一、教育	22
二、医药和公共卫生	24
第四节 工业、运输和旅行	26
一、改革	27
二、欣欣向荣的工业	27
三、道路和运河	28
四、铁路	29
第五节 妇女地位和家庭生活	30

一、妇女地位·····	30
二、家庭生活·····	31
第六节 勃朗特姐妹的经历 ·····	33
一、夏洛蒂·勃朗特经历的“热”与“冷” ·····	34
二、艾米莉·勃朗特经历的“冷”与“热” ·····	40
三、安妮·勃朗特遭遇的“平淡”评价·····	45
第三章 勃朗特姐妹的女性叙事·····	50
第一节 夏洛蒂·勃朗特：女性的话语权威 ·····	50
第二节 艾米莉·勃朗特：女性叙事策略 ·····	58
第三节 安妮·勃朗特：女性叙事分析 ·····	64
一、安妮·勃朗特的女性写作立场·····	64
二、安妮·勃朗特的现实主义女性视角·····	68
第四章 对性别的崭新诠释——勃朗特姐妹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70
第一节 《呼啸山庄》：自我追求的先驱者 ·····	70
一、“最奇特的小说” ·····	70
二、两代人的追求与女性意识的张扬·····	72
第二节 《简·爱》：女性尊严的捍卫者 ·····	76
一、自立自强、奋斗不息的人格·····	76
二、“双性同体”的大胆构想·····	77
三、“双性同体”形象的创新·····	79
第三节 《怀尔德菲尔府的房客》：大自然的维护者 ·····	83
一、向往自由·····	84
二、拯救灵魂·····	85
三、权利的捍卫·····	85
四、女性意识的传播·····	86
第五章 从女性主义宗教视角看勃朗特姐妹·····	87
第一节 维多利亚时期女性宗教观 ·····	87
一、维多利亚女性的宗教状况·····	87
二、福音主义对维多利亚女性的影响·····	90
第二节 安妮·勃朗特：福音主义启蒙下的觉醒者 ·····	93
第三节 夏洛蒂·勃朗特：福音主义影响下的叛逆者 ·····	95

第四节 艾米莉·勃朗特：神秘主义的泛神论	101
第六章 《简·爱》：女性成长宣言	105
第一节 女性成长的引路人	105
第二节 女性成长的契机	109
第三节 情感成长	112
第四节 信仰成长	119
第五节 女性意识觉醒	121
第七章 《呼啸山庄》：人性思考	126
第一节 主题思想与人物形象	126
一、主题思想	126
二、人物形象	129
第二节 凯瑟琳自私本性	132
第三节 艾米莉的人性思考	134
第八章 《怀尔德菲尔府的房客》：女性灵魂的释放	135
第一节 维护女性表达的自由权力	135
第二节 海伦的救赎情结	137
第三节 双重的叙述视角	140
第九章 结 论	143
第一节 勃朗特姐妹的个性艺术魅力	143
一、夏洛蒂·勃朗特的激情世界	143
二、艾米莉·勃朗特的神秘而狂暴的世界	148
三、安妮·勃朗特的温情世界	151
第二节 勃朗特姐妹的女性书写艺术	158
第三节 勃朗特三姐妹作品中的女性独立意识	161
一、勃朗特姐妹的女性独立意识产生的社会基础	161
二、勃朗特姐妹女性独立意识产生的自觉行动	162
第四节 勃朗特姐妹与中国才女张爱玲	165
一、夏洛蒂·勃朗特与张爱玲	166
二、艾米莉·勃朗特与张爱玲	168
参考文献	173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19世纪女作家群的兴起

英国文学中有一个独特的现象，那就是19世纪英国女作家创造了创作史上第一高峰，简·奥斯汀、勃朗特姐妹、盖斯凯尔夫人、乔治·艾略特等30多位女作家登上了文坛。她们的作品有很多个性鲜明、超越了那个时代的女性，形象更加生动，她们打破了男性在英国文学的领先地位。她们向往自由，抵制受压迫的父权社会，追求与男性平等的生活。这些女作家不断努力，不仅成为其他女作家创作的基础，也收获了男作家的肯定和赞美。至此，有关于女主角的书不仅是女作家的专利，男性作家的作品也在越来越多地让女性开始发挥重要作用，显示出男性作家对女性的尊重、关心、赞美和同情，这是从未有过的。

为什么女性作家群体的上升现象会出现在19世纪的英国文学当中？这有其历史必然性。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结束，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下，英国的文化受到非常多的影响。首先，王室得到了保留。在英国，皇室是尊严的象征，这使英国的每个人都尊重社会道德和传统文化，它已成为传统文化和英国文化中心的象征。第二点原因，英国的民主意识是因为英国的选举制度和两党制深深植根于人民心中。促进男女平等的英国文化是民主，19世纪的英国女性自信、独立、性格强硬。个体尊重是英国民主制度所强调的，人们可以为了自己的权利进行斗争。第三点原因，经济的持续发展促进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由于英国中产阶级的增长，特别是中产阶级妇女，她们的命运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劳动妇女她们外出工作是因为家中的生活窘迫，被迫成为社会的底端，中产阶级妇女在家完全像退休一样。19世纪中产阶级地位的象征是他的妻子

不出外工作，妻子在家里是丈夫成功的象征，“资产阶级通过他们的妻女来炫耀其财富，她们的无所事事和奢华被用来表现她们的所有人——丈夫和父亲的勤劳和威望”^[1]。当时的时代对中产阶级妇女的呼唤就是让她们做一位“家庭天使”。中产阶级妇女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妇女们可以有思想，可以博览群书……男人们开始赞同并帮助她们变得聪明、智慧，而不是嘲笑或阻止她们”。^[2]在阅读大量的书籍当中，妇女不仅普及到教育还让她们摆脱了愚昧状态，顺着人的本性去品味现实和憧憬理想。特别是中产阶级女性，不必为了生活而努力，有很多空闲时间阅读写作，有一定的文化素质体验生活的味道。19世纪的英国，女作家在的民主文化氛围中快速地成长起来，女性文学随之蓬勃而起。

女性作家普遍创作人们认为不是很成熟的流派小说，这是男性作家鄙视的方式。他们认为，它的形式和信件是相似的，是随机的，文学的优雅不能得到更好的表现。但这样的文学体裁却天然地适应于女性。对于所有类型的文学，这种流派小说从自然或情境来看，是女性最适应的，最适合女性学习的形式。女性的家庭婚姻状态，作家的个人经历也是女作家的主要写作方向。正如夏洛蒂所说：“我决不会用自己未曾体验的东西去影响读者的感情。”^[3]在19世纪的英国女性文学中，几乎都是关于中产阶级年轻女性爱情婚姻的生活。他们拥有丰富的内心世界，有着原创的想法，追求基于爱情的婚姻，妇女有自己的尊严，几乎每个人都是明智的。最终，恋爱终于成为一种合适的婚姻，这大多是小说的结尾。

第二节 女性小说的辉煌

根据英国文学的发展，在19世纪以前的英国文学，女作家只是一件装饰品。虽然在17世纪英国女性开始写作，但直到18世纪末，一些女作家才有一定的影响，而当时很多女作家都是自我表达式的写作，或模仿男性的文学传统。到了19世纪，作家的人数多到史无前例，英国小说的种类也为之丰富。然而，在许多小说家中，为了提高女性写作的公众意识，优秀的作家中开始

[1] [美国] 凡勃伦. 有闲阶级论[M].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2.

[2] [英] 盖斯凯尔夫人. 夏洛蒂·勃朗特传[M]. 张淑荣等译. 团结出版社, 2000.

[3] 夏洛蒂勃朗特书信[M]. 杨静远译. 三联书店, 1984.

慢慢有女作家的身影。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作家简·奥斯汀、勃朗特姐妹、盖斯凯尔夫人、乔治·艾略特等一些杰出的女作家，再一次让英国文学世界充满激情，她们进入了一个“辉煌的一代”作家的时代，《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中，鲁本斯坦先生将乔治·艾略特与最优秀的维多利亚时代小说家狄更斯并列。在19世纪，英国小说是女作家共同创作的黄金时期，也使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女性文学成为荣耀的顶峰。

19世纪，在深刻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下，英国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和社会生活方式是英国女性文学蓬勃发展的原因以及结合在一起的客观成果，也是普及教育水平，改善全社会，英国中产阶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维多利亚时代最突出的特点是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伴随着17世纪60年代初至19世纪中期的工业革命和基本社会生产的快速发展，并推动英国机械化和跨越式发展的工业化进程，世界工业和贸易垄断，英帝国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加工国家之一。英国作为世界领先的资本主义帝国，外部扩张，抢夺殖民地，抓着殖民者的命运。在《曼斯菲尔德庄园》当中的奢侈的生活便是以庄园主在西印度群岛的安提瓜岛上的产业为支柱的。简·爱后来在经济上是独立的，让她可以站稳脚跟的庄园，是因为简·爱的叔叔爱先生在马岛经营酒中发了财，为她留下了2万英镑的遗产。我们还可以在狄更斯的小说中看到落魄的匹普去埃及经营茶叶。维多利亚似乎是一个充满机会的时代，整个社会充满积极进取的乐观主义，似乎每个人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民主文化的普及促进了平等意识，英国选举制度和两党制使民主意识深深植根于世界领导人民的心中。进入工业革命，妇女在家庭中突破局限也开始走向社会。在与社会接触的过程中，她们的社会互动变化大，视野开阔。一个巨大的女权运动在19世纪上半叶爆发，在反对对妇女歧视的《传染病法》的英国国会，女权主义者发表了《告英格兰女性书》，并成立了“全国妇女协会”。她们强调，无论男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护一个国家的公民身份都保护女权，终于在1886年，英国议会废除了对妇女的歧视行为。又在之后四年通过了《已婚妇女财产法》，确保妇女独立的产权和权力。1875年《婚姻和离婚法》妇女不再是丈夫的配偶，她们有权主动提出离婚。这些法律规定，确保妇女的平等权利，保护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

1832年《改革法案》通过了扩大中产阶级的投票权，中产阶级在英国逐渐在政治、经济上建立起了思想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为社会建立了基础生

活的道德价值观。同时，英国政府保证了男女同样有权进行学校教育，并建立了各级学校。公民文化史无前例的繁荣，特别是女读者数量的膨胀，当英国城镇遍布“流动图书馆”和出租书店时，大批中产阶级女性在业余时间可以读读写写。“女性们可以有思想，可以博览群书……男人们开始赞同并帮助她们要变得聪明、智慧，而不是嘲笑或阻止她们”^[1]。这个可以直接启发许多有才华的女小说家。

上述因素，为女性文学提供了文学创作的物质条件，也为其繁荣提供了适度肥沃的土壤和宽松的民主氛围。

19世纪英国女性文学的发展也不能脱离文化传统。传统文化作为民主文化的一部分，英国女性文学都具有良好的文化传统。19世纪英国是妇女在传统文学中写作文学的繁荣时刻。伍尔夫说：“伟大的作品不可能单独地无缘无故地诞生，它是成年累月共同思考的结晶，大家都做过努力，单个声音的背后隐藏着大众的才智。”^[2]埃伦·莫尔斯也说：“对女作家来说，那种通过简单地从男性文学成就中吸取营养的做法已被阅读相互的作品所取代，已被一种交混回响所代替。”^[3]在19世纪早期浪漫主义文学占主流地位的英国文坛，诗歌领域是男人们竞技的舞台，他们从小接受了高等教育，懂得拉丁文、希腊文，具有丰富的古典文化修养，诗人被认为钟万物之灵秀。诗人获奖者骚塞在给夏洛蒂·勃朗特的一封信中暗示她：文学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一个妇女一生的事业！从小说本身的地位来说，在维多利亚时代以前，小说一直被当作通俗的不登大雅之堂的文体而难以成为文学的主流，被排斥在经典文学殿堂之外。但是，小说作为新兴的文体，本身没有必要以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为基础，这对当时受到浪漫主义文风影响而不具备古典文化修养的女性作家有很大的诱惑力。

但是不管怎样，19世纪的英国还是一个传统的男权至上的国家，女性的职业选择面有限，不是家庭教师、护士就是从事纺织业。在婚姻方面，维多利亚执政初期的几十年间，女性的地位和角色也是受到极大限制的，女性在家庭中以服从丈夫为天职。对于女性来说，她们的性别角色一直被规定于家庭中，女性接受教育也是为了以后找到一个理想的丈夫，当时流行的钢琴、

[1] [英] 盖斯凯尔夫人. 夏洛蒂·勃朗特传 [M]. 团结出版社, 2000.

[2] 朱虹. 奥斯丁研究 [M].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5.

[3] 玛丽·伊格尔顿. 女权主义文学理论 [M].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9.

刺绣以及语言技能，都是训练她们征服男人的魅力，也满足男人想拥有更高贵的“家庭天使”的虚荣心和欲望，其目的是实现男性在传统社会中对妇女的作用。所以，19世纪的女作家喜欢写作家的个人经历，把其婚姻写在书中，就像夏洛蒂曾经说过的那样：“我绝不会用自己未曾体验的东西去影响读者的感情。”在整个19世纪的英国女性小说中，几乎都是关于中产阶级年轻女性婚姻关系中的生活，所以写家庭和婚姻成为女作家永恒的话题。

小说发展和繁荣为妇女作家提供了独立的经济收入与固定的读者。

维多利亚时代是个读小说的时代。特罗洛普曾在《自传》里写道：“前后左右，楼上楼下，在城里的公寓和乡下牧师的庭院里，不论是年轻的伯爵夫人还是农家姑娘，也不论是老于世故的律师还是毛毛糙糙的大学生……人人都在读小说。”^[1]狄更斯在报刊连载的小说每次出来便被抢购一空，人们还蜂拥而至听他朗读自己的小说选段。柯林斯的《白衣女人》一版再版。19世纪英国女性作家拥有基于家庭的女性读者。尽管女性的整体地位有所提高，但因为长期以来在男权文化中的从属地位，绝大多数女性很少有机会参与公共事务。当时中产阶级女性的活动范围就是从一个客厅到另一个客厅，从这个舞厅到那个舞厅，而小说文本正是她们茶余饭后的主要谈资和精神消遣。女性读者的趣味必然影响到作家的创作取向，而作家的作品又反过来左右读者的趣味。比如在19世纪的英国，“对于受过良好教育但却没有多少财产的青年女子来说，嫁人是唯一的一条体面出路；尽管出嫁不一定会叫人幸福，但总归是女人最适宜的保险箱，能确保她们不致挨冻受饥。”^[2]所以，当时的女性唯一的目标就是要赢得一个理想的丈夫，这也是法律与社会所接受的。而女性作家因为生活接触面的狭窄，创作题材一般脱离不了爱情和婚姻，这类小说成为待字闺中的女性最佳的爱情教材，特别受到她们的欢迎。

17世纪第一位专业作家阿芙拉·贝恩的示范，鼓励妇女摆脱个人的枷锁，拿起手中的笔，以赢得更多的财务独立。由于社会上很多职业并没有对女性开放，女性的经济来源有限，而小说的创作拥有相对自由的时间，也能给女性带来不错的经济收入。对于妇女的不幸婚姻来说，写作也是寻求自我独立、摆脱经济困境的好办法。奥斯汀的《理智与情感》、夏洛蒂的

[1] [英]特罗洛普. 特罗洛普自传[M].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7.

[2] [英]简·奥斯汀. 傲慢与偏见[M].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8.

《简·爱》出版后，作者都得到了差不多100英镑的稿费，尽管与当时著名男性作家有很大差距，但对于被很多行业拒之门外的女性来说，参照当时的生活水平，一部小说的报酬也足够至少两年的生活开销了。

在上述因素的影响下，19世纪英国女性小说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她们从不同于男性的视角，描写女性的日常生活，遭遇的爱情婚姻经历以及细腻的情感体验，显示了独特的女性意识，打破了小说中男性作家领域的垄断地位。根据维多利亚女王六十年女王约翰·萨瑟兰，小说家约六千人，其中三分之一是女性，有超过30位女作家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受欢迎程度，当时英国女作家群体终于引起了世界的关注。

第三节 女作家的艺术追求

19世纪英国女作家的小说追求女性家庭的幸福与稳定，以及女性的独立个性。

任何年轻女子，都由于贫穷的家庭受到一定的教育，虽然婚姻并不一定能让人开心，也总是把婚姻作为唯一的体面的撤退，终于给自己安排一个不能被饥饿冻结，最可靠的未来。所以，当年轻的女士们生活中的目标想要达成只有理想的丈夫，也被法律和社会所接受的。但是，所有的女作家都认为，通过努力才能找到理想的婚姻，那就是寻找爱情，爱自己的男人。男人应该有风度、成就、财产，优于女性的各个方面，妇女则“对自己的丈夫必须怀着类乎崇拜的感情”，在女性意识中有崇拜的男性，是一种传统的习俗和意识。

女主角无论是否是美女，在19世纪英国女作家的作品中，最后都有了合适的婚姻。这在中产阶级妇女群众中非常受欢迎，女性文学成为母亲对女儿的婚姻教育教科书，所以有大量的读者。女读者阅读作品也肯定了自己的想法和经验，它使文学似乎更加平易近人，鼓励妇女进入文学创作领域。

19世纪，英国女作家群体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民主文化赋予妇女接受教育的机会，增强了妇女的信心，也提高了女性文学素养的水平；女性写作的成功与女性在传统文学领域的创作让妇女大显身手；女性读者的崛起，描绘了女性的日常生活和心理体验，让女作家更加亲近生活，表现出独立自主，尊重个人，维护社会秩序等独特的英国文化。

第四节 意识的萌芽

从17世纪的第一位女作家贝恩通过写作谋生到19世纪的女性写作生活，英国女作家通过了二百多年的艰苦创作过程，在一个男人统治的世界里，她们可操作的文学样式少得可怜，还面临着女人从事文学创作是“不务正业”的指责和敌意，但毕竟她们用小说这种“唯一的她们对其贡献可以与男人相匹敌的文学形式”^[1]证明了自己不逊于男性的才华。那么，19世纪作家的创作是否存在着一种“女性意识”呢？

S.J.卡普兰曾这样界定“女性意识”：

当我用这个术语时，我希望读者知道我是以相当特殊和狭隘的方式运用它。它不是指妇女对自己女性气质的一般态度，也不是女作家群中的某种特有的情感。在我看来，它是一种文学方法，是小说写作中刻画妇女的一种方法……我用“女性意识”一词甚至不是泛指一部小说中某一妇女意识的整个涵盖面，而是指她的意识中把自己作为一种特殊的女性存在加以界定的那些方面。^[2]

作为第二性的女人和“男人的肋骨”，在欧洲的传统中，已经具有美学固定和伦理的倾向：好女人应具备“悠悠的温柔，轻轻的畏怯……以区分另一种性别，带着某种归宿感，然而恰恰是这种归宿感使她更为可爱”^[3]。英国男性作家如狄更斯、萨克雷等，他们都站在男性的角度来描写女性，传统的男权思想使他们笔下的女性或者是妖魔化的职业女性，或者是天使化的奴隶。《老古玩店》里律师小姐布拉斯喜欢欺负弱者，《小杜丽》中的杰里比夫人整天埋在自己的档案中，丝毫不关心子女的生活，而蓓基·夏泼以美色蛊惑男人来获得利益更是罪大恶极了。按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审美标准和正统观点来看，她们不在家侍奉丈夫、孩子、兄弟，不安安分分待在家里，不履行“家庭天使”的职责，就是彻底违反了女人本性。伍尔夫尖锐地指出：

[1] Miles, R. The Female Form: Women Writers and the Conquest of the Novel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KeganPaul, 1987: 2.

[2] S. J. Kaplan. Feminine consciousness in the Modern British Novel [M]. Urbana and London, 1975.

[3] Addison, J. The Spectator [EB/OL]. (2004-04-14) [2008-06-04] <http://www.gutenberg.org/files/12030/12030.txt>.

“千百年来，女人一直被当作镜子，它具有令人喜悦的魔力，可以把男人的镜中映像，比他本身放大两倍。^[1]”在描写“家庭天使”的文学中，已经成为普遍接受的理想女人的典范，形成了一种模式。像我们在狄更斯小说中所见的那样，阿格妮丝、小耐儿不都是这种专门侍候男人的天使型的美丽少女吗？而这种天使少女或妻子母亲在父权制社会中建成，妇女失去了真实的自我，扭曲了女性的主体意识，屈服于男士当花瓶。女作家们或以个人经历为基础，或直接取材于自己熟悉的人物和事件，以独特的视角表现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她们的道德困惑以及对男权社会的反抗，表露出清醒的女性意识。从女作家的创作，我们可以看到女性意识的明确线索不断深化和发展。

埃伦·莫尔斯在《文学妇女：伟大的作家们》中写道：“1813年，《傲慢与偏见》终于问世。它标志了妇女文学时期的到来。”^[2]作为一个终身未婚，没有独立经济地位的女子，奥斯汀对于当时女性的附属地位有直接的深切的体验。关于她小说中的女性绝对是中央人物，几乎所有的奥斯汀小说都是围绕着农村中产阶级青年男女爱情和婚姻，通过女性“找丈夫”的曲折故事来观照女性命运。奥斯汀在她的作品中表现出女性的个性魅力，伊丽莎白、安妮、埃莉诺是理性、美德和智慧，甚至超过了敏锐的观察和判断力的男人。当然，奥斯汀的女性意识总是受到爱情婚姻的限制。

如果说，奥斯汀笔下的女性还有着美丽、善良、贤淑、温柔种种符合男性审美的传统特征，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则是一个其貌不扬、性格叛逆的女子，她反抗男权社会给女性的定位：“我不是天使，我就是我自己！”这推翻了新女性的“家庭天使”模式，明确表明，女性意识从强调女性向女性独立人格的发展开始。对于这本书中的男性人物，无论是简小姐表弟约翰·里德，罗彻斯特的桑菲尔德庄园的主人，低调的慈善学校校长布洛克赫斯特，还是传教士圣约翰，无不是男权的化身。简·爱先后拒绝了罗彻斯特和圣约翰的求婚，因为罗彻斯特试图说服简·爱安于情人地位，而这威胁到了简·爱的自尊和人格独立；圣约翰则试图说服简·爱随他去环境恶劣的印度传教，这种自私的宗教狂热可能毁灭简·爱作为一个女人的激情。简·爱的反抗真实而自然。因为她深深知道只有经济独立才是人格独立的保障，“无论多么艰难，我都要坚持养活自己”，这是简·爱的人生信条，她

[1] 弗吉尼亚·伍尔夫. 论小说与小说家[M]. 瞿世镜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0.

[2] Ellen Moers. Literary Women [M]. 1977.

不会让狂热的爱情毁掉自己的自尊，而沦为男人的附属品。

如果说，奥斯汀、勃朗特由于“被强行剥夺了在中产阶级客厅内所能遇到的事情以外的一切经历”^[1]，他们的小说太狭隘，作家盖斯凯尔夫人专注于更广泛的社会和历史遗迹，笔尖触到男性作家的主导政治主题。除了家庭生活之外，在男权社会当中，男性几乎垄断了全部的社会领域，女性与这个社会政治处于一种隔绝状态。盖斯凯尔夫人在《玛丽·巴顿》和《南方与北方》等小说中，把笔触探入了现实中的政治领域，使女性作家的创作摆脱了以往狭窄而琐细的情感体验，从而让女性意识融入了社会生活，实现了女性意识社会化的突破，为女性意识的深化开辟了更广阔的大道。

在《她们自己的文学》中，肖瓦尔特认为传统女性文学史有三个发展阶段，而“女性阶段可从1840年出现男性笔名开始，到1880年乔治·艾略特去世为止”^[2]。乔治·艾略特笔下的女性大多以对抗男性社会性别角色开始，这些胸怀理想的优秀女性最终都为妻为母，以认同男性社会角色安排而告终。麦琪、多萝西娅都或多或少地带有乔治·艾略特的自传色彩，也是那个时代女性地位的真实写照。乔治·艾略特与当时尚未离婚的刘易斯公开同居，相濡以沫长达20多年，直到刘易斯去世。但是他们的爱情并不能被社会所容，艾略特因此而声名狼藉，众叛亲离，他们被维多利亚的上流社会放逐，长期受到伦敦社交界的排斥，种种强烈的敌意和诽谤直到多年后才逐渐平息。艾略特笔下那些智慧超群的女性，最终还是回归了传统的女性角色，这些优秀女性对主流意识的叛逆与妥协正是作者本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切身体悟和挣扎。女性的价值的多元是艾略特所认为的，她在保持女性独立意识的基础上，改变了女性意识中的“爱情至上”。简·爱的出走并没有超越自我，而麦琪的牺牲则是出于道德自律。艾略特认为女人应该以理性的方式表现自己的价值，并以爱和温暖为基础。在艾略特的小说中，透过表面的故事，我们总能听到文本深处无声的呐喊、女性的抗争和最终的失败命运。

19世纪英国的女性作家，当她们开始创作的时候，18世纪大量的女作家为她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她们汲取了前代女作家的创作特色，又为女性文学的成熟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她们在作品中的苦闷和追求，也为开始发展的女性主义批评贡献了极好的研究文本。埃伦·莫尔斯认为：“就以奥斯

[1] 弗吉尼亚·伍尔夫. 一间自己的屋子.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2] 伊莱恩·肖瓦尔特. 她们自己的文学. 伦敦, 1978.

汀为首的女作家而言，女性文学是她们的传统。”^[1]肖瓦尔特指出，“以女性作家模仿占主导地位的男性作家为特点，主要以显示女性自身特点为主题”。^[2]在这一点上，女性写作不仅在表达技巧和艺术特色上都有自己的优点，而且遵循传统的小说线性叙事模式。奥斯汀取材于现实生活，以幽默讽刺的对话见长；勃朗特姐妹则充满激情，带着哥特文学的浪漫色彩，对象征的手法情有独钟；而艾略特更注重描绘人物的心理转变轨迹。她们促进长期的边缘是妇女的地位，引人注目，塑造了男性“诱惑”或“天使”吉普赛女性形象的作品，从女权主义的传统约束下，从女性意识的角度看，女性同时突破自己对自己的价值观念的限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女性作家匿名或男性化名字出版作品，大多数女性写作为了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接受，她们试图利用男性身份隐藏自己的性别特征，这体现出19世纪女性创作的性别困境以及当时文学界对女性创作的歧视和非难。这种矛盾体现在同一个角色，作者要创造一个理性、独立的女性形象，又受制于社会习俗规范和男性批评，她们尽可能使自己的女主角不触犯女德，言行遵循习俗规范。因为反之，她们很难挤入主流文学圈，也不会被当时的文学批评圈接受。

从客厅到社会，从狭隘的个人情感小天地到广阔的政治经济领域，经过奥斯汀、勃朗特姐妹、盖斯凯尔夫人等女作家的努力，可以说，自觉的女性意识已经涵盖了方方面面。弗吉尼亚·伍尔夫说：“在生活和艺术中，女性的价值观念不同于男性的价值观念。当一位女性着手写一部小说之时，她就会发现，她始终希望去改变那已经确立的价值观念——赋予对于男人来说似乎不屑一顾的事物以严肃性，把他认为重要的东西看得微不足道。”^[3]伍尔夫的这段文字抓到了“女性意识”内容的本质。从《傲慢与偏见》到《米德尔马契》，从伊丽莎白、简·爱到麦琪、多萝西娅等妇女生动的形象，我们可以看出，19世纪女性意识的轨迹和过程觉醒。19世纪女性作家的创作既延续了之前的英国女性文学传统，也之后的女性写作有了可遵循的规范，构成了绵绵不断的女性文学“流”。正是简·奥斯汀、勃朗特姐妹、乔治·艾略特等妇女作家的演示，从女作家到未来，弘扬了英国女性文学的传统。

[1] 玛丽·伊格顿. 女权主义文学理论.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9.

[2] 伊莱恩·肖瓦尔特. 她们自己的文学. 伦敦, 1978.

[3] 弗吉尼亚·伍尔夫. 论小说与小说家[M]. 瞿世镜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0.

第二章 勃朗特姐妹创作背景

第一节 政治背景

一、君主制和道德

雪莱在他的十四行诗《英国在1819年》中这样写道，并不是所有的与他同时代的人都同意他对乔治三世（1738—1820）及其家族的观点，但很少人，如果有的话，尊敬君主政体。

（一）争夺王位的战争

乔治三世定期发作的精神病（现在医学历史学家认为他的病情是叶啉症）长期以来使得他的儿子在1811年成为摄政亲王，不仅在社会而且在政治方面扮演领导者的角色。出于产生王位继承人的需要，王子娶了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家族的卡罗琳公主。那个婚姻的唯一一个孩子夏洛蒂公主嫁给了萨克森-科堡家族的利奥波德王子。这对夫妻年轻、有魅力并很受欢迎，唤起了人们对一个稳定的王位继承者的希望，然而在一年后希望就破灭了——在1817年，母亲和孩子都死于难产。

在乔治三世的15个孩子中，有12个存活了下来，5个老朽的公主和7个王子，但没有一个能生下合法的或不被排除在继承法之外的子嗣。3位王子，克莱伦斯、堪布利治和肯特公爵，为求一个合法子嗣而赶着走上圣坛的奇观并没有起到什么教化作用。婚姻现在变得很有吸引力：它意味着他们将是未来国王或女王的父母，就能从议会得到更多的津贴，权力和影响力有可能得到加强。就这个国家而言，这些婚姻的唯一成果是肯特公爵和公爵夫人生下的维多利亚公主。

（二）皇室丑闻

摄政王，即后来的乔治四世，的婚姻生活一直是赠送给漫画家和讽刺作家的礼物。